

桃樹輓歌

Epitaph for a Peach



大衛・增本 是第三代的美籍日本人，
種桃子和葡萄的農人，自由作家，環保意識的
行動者，加州人文科學委員會委員。

ISBN 957-733-395-8



9 789577 333957

00290



AA024

定價290元

Sbb2.
1

新視界叢書024

桃樹輓歌

個體農場的四季



大衛·增本 著
許 邏 灣 譯

S662
/

新視界叢書 024

新世紀・新觀念・新人生

桃樹輓歌 (EPITAPH FOR A PEACH)

出版◇新路出版有限公司

作者◇大衛・增本 (DAVID MAS MASUMOTO)

譯者◇許遲灣

發行人◇王紹庭

地址◇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102號8樓

電話◇(02)2974-8139

傳真◇(02)2974-8135

讀者服務專線◇(02)2977-6798

郵撥帳號◇18939001 戶名：新路出版有限公司

局版台省業字第301號

總經銷◇新雨出版社

電話◇(02)2978-9528 傳真◇(02)2978-9518

排版◇健呈電腦排版公司

出版日期◇1999年3月初版一刷

定價◇290元

ISBN 957-733-395-8

◎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◎

全球中文版獨家授權

本著作之全球中文版權係經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授權

EPITAPH FOR A PEACH

(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's edition)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(C) 1998 by New Radix Publishing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San Francisco,

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, Inc., USA
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

推薦序一

桃子農夫

凌拂

作者是個日裔美籍的農夫，身為移民家族的第三代，不具武士血統，整個家族，從祖父一代開始就在加州經營農場，是純正典型的務農世代。他在柏克萊上大學，畢業後，為了嚮往田園，於是回到自己的農莊。

這樣一個農夫，他醉心自己農場裡的那些桃樹，而桃樹已老，果實品質不佳，強力維護則又陷於矛盾的掙扎之中，因為等於是一種勞力的糟蹋。那些新交配改良的膨風桃種大而肥又耐久存，但是他堅持老樹天然純正的桃子風味，以及有機耕作方式，不噴藥、不施化學肥……種種。

他的老桃樹是即將被淘汰的太陽冠品種。這讓我想起我們的土芭樂、土芒果……，在許多新品種的引進和改良之後，屬於土芭樂、土芒果的天然原味，真的是要徹底消失了。像恐龍滅絕一樣，不會再有人知道還有一種自然的原味品種。這樣想的

時候，格外理解作者因何對他的太陽冠品種那樣醉心，對老桃樹的懷念，是他成長中的一段生命，套一句廣告詞，他就是吃那個品種的桃樹長大的啊！深情裡，一種桃樹品種的消逝，象徵一段回不來的歲月。我看作者在書中的堅持，還真有歲月的變異流離在其中，砍一棵老桃樹，就像拆卸一棟古蹟建築一樣，一旦消失就再也回不來了。以他對老桃樹的醉心、不捨，用我的推測形容，應當是，誰聽他的話吃了一口太陽冠桃子，臉上的笑容立即就會發酵，變成了有內容的笑容。

有這樣一個農夫，為了堅持某一桃樹品種，為了肯定天然食物的滋味，寫了一本書，鏗而不捨從春到冬，敘述、觀察，記錄了整個四季，包括土地、種植與收穫的經歷過程，對土地與種植充滿了內在的哲學思惟。

一個個體農場，土地上一直上演著人類的故事。從急切的耕植變遷上，作者體悟到耕作只是暫時佔用一塊土地，不是一種權利。自然裡的各種生物與人類一起爭奪空間與食物。當我們仍習慣於稱大地蓬生的綠草為野草的時候，作者已從體悟中改稱野草為天然草與原生草了，以此表示面對土地時心態上的改變與尊重。

憤怒的人們譴責農人，因為農人用藥。

而農人努力維護作物，辛勤地餵食這個世界，美麗的作物是生活的保障。

我自己曾經的種植經驗，美麗的植物被各種毛毛蟲啃食。果實的顏色以及甜味誘引鳥類與昆蟲，發現的時候已經失去了一半。

桃樹怎麼知道它該何時開花？昆蟲怎麼知道它該何時孵化才有食源？農人面對土地那種勞苦，像鴉片一樣，在勞苦與滿足之間又愛又恨離不去。所有的生物都與人類共同使用這個空間，多少害蟲不太重要，依作者的看法，益蟲與害蟲的比例才重要。雖然稱為害蟲亦是人類的角度。與天然的混亂共同生活，一陣暴雨就會奪走一年的辛勞，諸此種種，和自然共舞不是那麼容易的事，天地行不言之教化，最難的是懂得天地的心。

在葡萄乾收穫日記中，作者寫到對陽光的珍惜，真是一粥一飯體念物力唯艱，葡萄乾有日光的顏色，可是一陣雨就可能全部覆沒。鋒面是怪獸，掃掠全世界，面對這一層，只有實際赤足踩踏田土的人才切身領略得深刻。

老農民的曆書在大地的植物上。對農人來說土地就是一切，作物就是生活的保障。作者整本書在寫他種的桃子與葡萄的艱辛過程，很人文的農夫，個中有種種矛盾衝突，但他對土地與種植情有獨鍾。農人們賦稱保存長久的農作品種為「嬰兒們」，而作者，這個很人文的農夫，面對太陽冠桃樹的取捨，葡萄的種植收成，大地的一畝

田時刻在他的方寸之中丈量。

凌拂：

輔大中文系畢業，現任教職。曾獲中國時報散文獎、報導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洪建全兒童文學獎等，為國內「自然寫作」散文名家。著有《世人只有一隻眼》（聯合文學）、《食野之革——台灣野菜圖譜》（時報）、《木棉樹的噴嚏》（皇冠）、《台灣的森林》（星月書房），譯有《森林的誕生》（星日書房）。

推薦序二

無為的大自然

龍君兒

這是一個農民和果園的故事；這是一個日裔美籍的移民家族在異鄉奮鬥的故事；這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本著道德良知，抉擇傳統自然還是科技現代化耕作，內心交戰的故事；這是一個自古以來就不斷存在著，人類社會與天地萬物間生存競爭的故事。

務農在多數人聽來，是件古老且陌生的行業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，一個僅停留在教科書裡一成不變的刻板印象。現代人生活每天依舊離不開它，但實際上卻與它的世界愈來愈模糊而疏離，無怪乎作者以親身的經驗，對一些漫不經心的觀察者義正詞嚴地說道：如果這些農場有一件不變的事物，那就是不斷的變化！

一塊位於加州聖喬昆山谷，石頭原比其他東西都多，乾燥貧瘠的內陸土地上，唯

一的依賴是凱皮斯翠諾河（一條人工灌溉渠），歷經祖父和父母慘澹的經營，及二次大戰歇斯底里把美籍日本人，看似轟炸珍珠港的敵人，形成現今規模五十英畝葡萄園和二十英畝桃園的小型農場。在第三代農場主人大衛·增本畢生的努力下，寫下這樣的結論：

「即使我相信情況在我的掌握之下——播種被覆蓋作物、管理工人、安排採收的時間，大部分事情仍超出我的控制範圍，例如：風雨、市價、昆蟲或疾病。現在我瞭解，我絕對無法真正地完全控制。」

對於滋養土壤的波覆蓋作物選擇，野草或天然草的重新定義，維持害蟲與益蟲的一定比例，找尋肉眼看不見的蕈類孢子和病毒，觀察田鼠和鳥類的互動行為；到比較有機堆肥和化學肥料的優劣，該不該使用除草劑或殺蟲劑，把握採收的天氣與時間賽跑，計算生產與成本，憂心影響銷售的果實色澤和滋味……。其中許多涉及不確定的變數，然而可以確定的是，每一個環節都攸關今年收穫量的多寡。

農場沒有標示界線，而且大自然不按照規則比賽，沒有起點和終點，沒有贏家與輸家，這場比賽從未結束！每一位農民似乎都站在大自然的第一線，在既有的學術研究理論之外，各自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經驗法則，上至天文、下至地理，沒有悲觀的理



由、只有樂觀的希望，做起自個土地上的農業專家。

採用家族代代相傳的「多元化經營」金科玉律——同時栽種兩種作物，可以分散風險、增加機會，結果「有幾年桃子支持葡萄，有幾年則相反；很少有兩者都豐收值得慶賀的時候；兩者都歉收時，我正好可以重新開始。」顯然，農場上失控的遠比受制的還多。除了努力，大部分還得靠運氣！

由此不難體會傳統的農業社會，中國人要舉香「謝天」和西洋人合手「感恩」，及珍惜桌上盤中餐的那種敬畏、謙卑的心情和意義！而這位農業專家打從心裡，再也不稱自己是農場的主人，耕作只是暫用一塊土地，而不是一種權利，農人不過是向大自然借土地謀生！

當今人類在生物界表現的一枝獨秀，往往容易變得自大狂妄、膨脹囂張，以為借助科技文明可以改變一切，而誇下「人定勝天」之類的狂語。殊不知大自然的奧秘在於複雜的生態環境中取得平衡與協調，而人原本也是在其中運轉的一份子，意圖改變或破壞此一定律，終究得面臨自食惡果的命運。現在世界各種異常的現象，正是大自然反撲的警訊。

這全是人性中無窮止盡的欲望在作祟！其實豈止農作，試問生命中有沒有一件自

己可以全然操縱掌控之事？如此，豈不是印證了佛家所言「無常」的觀念，和《易經》論證「變與不變」的哲思，以及道家崇尚「無為」的理想？

「我的農人朋友喜歡畫桃樹堆，和莫內所畫的農田乾草相似……我把被覆作物的種子隨機混合，如同畫家以不同色彩組合，在農地畫布上作畫……不過我得等數月之後，才能看得出來我為這塊如百衲被的農地添加什麼色彩……就像法國點彩畫家秀拉在畫他的『點、點、更多點』，每一粒種子都變成我農田裡的點……。」

也許當放下一些什麼，介於室內和戶外的陽台，才能為農家開啟另一扇世界之窗：花朵即使是野花，可以吸引好幾里外的生物；我傾聽風鈴聲，第一次看到風；農場工人的蹲姿，就是最舒服的休息姿勢；再也沒有人比農人更瞭解綠色，和適合作泥土與灰塵的鑑賞家；陽光簡單的力量，科學稱作光合作用，我則視為大自然的禮物：

龍君兒：

藝術工作者。一九九三年遷居金瓜石，實際體驗「簡樸生活」。一九九七年一月

起，於《中國時報·浮世繪版》撰寫專欄，廣受各界好評。結集出版有《金瓜石的天
空》（時報出版）一書。

前言

我將挖出最後剩下的太陽冠桃樹。推土機將被召來，在我的田地匍匐前進，將每一棵桃樹撕離土壤、拋到一邊。樹枝和樹幹的破裂聲將響徹整個鄉間。我的果樹園會輕而易舉地倒塌，不僅被柴油引擎的動力所攫取，而且事實上似乎沒有人要風味絕佳的桃子品種。

是的，風味絕佳。太陽冠具備桃子應有的滋味。如同許多較老的品種，多汁的果肉使汁液滴到你的下巴。甜蜜的果汁在你的口中四處迸射，香味挑逗你的嗅覺，這種天然的芳香根本無法捕捉。

太陽冠是真正多汁的桃子、絕無僅有的品種之一。在涼爽的水流下清洗這種珍貴的果實，你的指尖本能地尋找吹彈得破的一邊。你充滿期待且淌著口水。為避免滴到

自己的身上，你俯身向果皮靠近。然後你的牙齒陷入果肉，果汁從你的兩頰滴下來在你的下巴晃動。這是真實的一口、原始的動作，感官奇妙的歌頌，宣告夏天到了。

體驗太陽冠桃子的滋味，自然而然引起笑容及夏天的回憶。吃一粒太陽冠使我們想起生活中單純的味覺享樂。

家父在廿年前栽種太陽冠桃樹園，那些樹支付我的大學教育費用。但是現在樹老了，而且不合時宜。越來越嚴格的品質標準加上需求量減少，產量大幅度下降。我們原有十五英畝一千五百棵樹，已經減少到一小塊地三百五十棵。

有人告訴我這些桃樹有毛病。桃子成熟時變成琥珀似的金色，而非吸引大眾的唇膏紅。每年水果捐客勸我放棄那些太陽冠老桃樹。「更好的桃子已經出現，」他們向我保證，「這些桃子的顏色更深濃，而且可以持續儲藏好幾週。」

我一再做相同的惡夢：冷藏室列滿堅硬如岩石的桃子，水果冷凍術的新科技使桃子保持假死的狀態。那兒沒有任何空間可容納我的太陽冠桃子，它們全部被拒絕，每個箱子被蓋上紅色戳記，寫著「沒有保存期限」。

「顧客喜愛新品種，」捐客給予忠告，「他們會拋棄你的老太陽冠。」

每年生長季結束時，我的銷售收入證實了捐客的意見。需求量依然疲軟，我必須

接受更低的價錢。但是我不能放棄。我經常想像購物者從我的箱子挑出一粒太陽冠，毫不明白隱藏的珍珠在等待他們。當他們一口咬下去時，他們會說：「啊。這就是桃子！」

我已經保留那些老桃樹好幾年，自我辯解地想：這是值得堅持的事情，其意義遠超過金錢的報酬。可是我感到害怕。我被嚇倒，因為我無法賣出我的桃子；數千箱在冷藏，惡名昭彰並被列入黑名單中。箱子已經付了錢，這些果實花費了我和家人大量的心力，一年的勞力被糟蹋了，無利可圖而且無能為力。

許多個體農戶種植太陽冠這類的桃子，他們不再計算利潤，而是計算負債。你能想像工作了一整年，你的老闆卻通知你，你欠他錢？不論你相信什麼，你不可能長久地耕種而只獲得好吃的桃子做為酬勞。

今年可能發生的事情，不只是這種桃樹死亡，而且是個體農戶持續緩慢的滅亡。水果的某個品種不再受重視，生活的某種方式瀕臨危險。我的工作依舊未得到酬勞。

我剛起家時，就領悟到自己不會在農耕方面賺大錢，只希望能夠在其他方面致富——或許，只是或許，我會在耕種的過程中創造另一種財富。

我有些明白，我會繼續生存。個體農戶是吃苦耐勞的，我們會找到方法繼續下

去。可是，我想到那片太陽冠桃樹園，瞭解我生命的一部分將被撕裂，令人心痛。滋味與意義一起喪失。沒有了太陽冠桃子，生活將發生重大的改變，而失去多樣性顧客將是最後的輸家。

想像自己的桃樹園屈服於推土機，園內的桃樹毫無抵抗就倒下；想像點燃一根火柴焚燒桃樹，枯枝被升起的火焰吞沒，我傾聽枯葉的劈啪聲，估計餘燼會維持數日，在寒冷的秋夜發出紅光。

我確定我會每天出去看火，木頭燃燒的熱度使我的臉和手臂暖和起來。稍後我會把灰燼犁入土中做肥料。這片土地會煥然一新，我希望我的下一座果樹園會變得更豐盛。不知我的太陽冠桃子是否仍不合時宜？看來，這是我為桃樹譜寫的輓歌。

